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4.004

# 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的实践及启示

余 华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北京 100080)

**摘要:**应用文献检索、田野调查、分析与归纳等方法,对彝汉翻译实践中需要翻译的彝语文名词术语进行界限范围上的界定和来源出处上的厘清;对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的历史脉络和实践状况进行梳理和论述;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对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实践的启示进行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名词术语;彝汉翻译;启示

**中图分类号:**H217.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4-0018-05

## On the Practice and Inspira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Yi Terminology

YU Hua

(China Ethnic Languages Transl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work,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cope of boundaries and clarifies the sources of Yi terminology that needs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status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Yi-Chinese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an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ain ethnic tasks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inspirations from the practice of Yi-Chinese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Keywords:** terminology; Yi-Chinese translation; inspiration

在彝汉语文翻译实践活动中,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工作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点工作。其有利于科学地传承和弘扬彝族优秀文化,有利于彝族与各兄弟民族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从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在彝语文翻译实践活动中,学界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汉语名词术语的彝语文翻译上,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总体上呈现为相对滞后。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彝汉语文翻译的科学发展,制约了彝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由此可知,从学术层面上,对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进行探讨,具有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必要性。

### 一、彝语文名词术语的界定及其来源

要探讨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问题,首先,要清楚需要汉语文翻译的彝语文名词术语的界

限范围,即需要清楚翻译的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其次,需要厘清这些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来源出处,对其进行系统归类,以便使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有的放矢。同时,把其作为探讨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的切入点,有利于对该论题展开探讨,也符合论证的逻辑机理。

#### (一) 彝语文名词术语的界定

“名词术语”往往以一个整体出现在日常工作和应用中。其中,“名词”一词总的说来,一是在语法意义上指“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二是在其意义的所指上指“术语或与术语近似的字眼”;“术语”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里用来表示事物、状态或过程概念的称谓集合<sup>[1] 5-6</sup>,是用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sup>[2] 1-12</sup>。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代表人物隆多认为,“名词术语”是所指和能指的统一体,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一性、系统性的特征<sup>[3] 20-22</sup>。与单一学科领域的

收稿日期:2021-08-17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 2020 年度科研项目:新词术语汉彝语文互译研究(YZWH2014)。

作者简介:余华(1981—),男(彝族),四川宁南人,副译审,研究方向:汉彝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名词术语翻译研究相比,本文所指的彝语文名词术语在界限范围上更为广义和宽松,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从名词的语法角度,其包括意思上没有与之等值的汉语词语和还未有定型汉语译名的所有彝语文名词;另一方面,从学科术语的角度,其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地名学、文献学、农学等各学科领域内意思上没有与之等值的汉语词语和还未有定型汉语译名的术语。简而言之,本文所指的彝语文名词术语,是意思上没有与之等值的汉语词语和还未有定型汉语译名的彝语文名词和彝语文各学科名词术语的集合。

## (二) 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来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彝汉两个民族交融的不断加深,彝语文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彝语文中的很多名词术语已有了固定的汉语文译名。当然,任何两个语种之间都会“天然”地有意思等值的词汇,同属汉藏语系的彝汉语两种语言之间更不例外,如彝语的“zze lu”与汉语的“食物”、彝语的“nyit cy”与汉语的“鬼怪”意思就完全等值。但是,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与民族文化载体之一的彝语,还有许多在汉语文化中属于文化空缺词,并有待汉语文的翻译规范。笔者通过长期的考察和总结,这些有待汉语文翻译规范的彝语文名词术语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 1. 彝文古籍

彝文古籍卷帙浩繁,内容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学、农学、宗教学、医药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各领域,很多人名、地名、事物名等专有名词和概念名称有待翻译。如《西南彝志》《勒俄特依》《梅葛》等彝文古籍中人名、地名、概念名不计其数,其中,仅“zhyx ge ax lu”这一传说人物的汉语译名就有10余种写法,诸如此类的译名需要重新翻译或进行统一;《十月太阳历》中的“ssyt jy”“jjuo mop”“jjuo sse”“bbu ggut”“bbu jo”等天文历法名词术语需要翻译;毕摩<sup>①</sup>文献中“jjyp lup”“ku hxo”“lot yy”“nyut na”“rep na”等护佑神名、鬼怪名等大量名词术语也有待翻译。每一部彝文古籍中都有大量的名词术语有待汉语文的翻译,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 2. 彝族地区的地名及山川河流名

彝族人民长期在祖国西南繁衍生息。这里,山川河流纵横交错,山里山外彝寨星罗棋布,几乎每条河流、每座山、每一片森林、每一块土地都有彝语名称。在这些专有名词中,与汉区接壤地区内比较出名的山川河流及地名,虽然有部分已有固定的汉

语名称,如“ax huo shyx yy→金沙江”“op rro→西昌”等。但是,没有固定汉语名称的还有很多,如宁南境内的“fit shy bbux jjit lie”“a ddi jot hlut dde”等地名和山名,会理境内的“vit zyp yy dda”等河流名。没有固定汉语名称的情况,在彝族聚居区,以及与汉区接壤地区内的小山小河小地名表现得比较普遍。还有一种情况,是前述名词术语中有的虽然已有汉语名称,但在音译转写国家通用文字中,遣字用字上不够审慎,导致名称不雅观、不规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地方风貌,如昭觉境内的“jjie bba la dda→姐把哪打(有的地方写为:姐把娜打)”等<sup>②</sup>。这类翻译不准确、不雅观的译名需要进行重新翻译或规范。

### 3. 彝族姓名

时至今日,在很多彝区,小孩出生后的第三天,长者都按照小孩的命宫和彝语名字命名方法,给小孩取彝语姓名。换句话说,很多彝族用的是彝语姓名。但是,在户口登记、新闻报道中,彝语姓名的国家通用语转写时,出现很多不统一、不规范的现象。如彝族“at shop”这一姓氏名称就有“阿石”“阿什”“阿说”等写法;“ssie hnie”这一姓氏就有“热乃”“惹莲”“热联”“惹尼”等写法。用国家通用文字准确、规范地音译转写彝族姓名,对户籍管理和人口管理,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都是一件有利无害的事,是一项一直想解决而尚未完全解决的课题。

## 二、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的实践状况

相对汉语文名词术语的彝语文翻译工作,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工作显得薄弱。目前,专门的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成果还未问世,其主要实践和成果主要包含在彝文古籍汉文翻译、彝汉字典词典编译、族谱家谱编撰等工作和成果中。

### (一) 彝文古籍汉文翻译中的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

彝语文的汉语文翻译实践由来已久,特别是彝文古籍的汉文翻译,其成果可谓“丰硕”。时间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白狼歌》;空间上,北京、云南、四川、广西等省区市都有彝文古籍汉文译本出版。例如吉宁哈和岭福祥主编的汉译本《彝文〈指路经〉译集》(囊括了18部《指路经》)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汉译本《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阿黑西尼摩》《阿诗玛》等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汉译本《勒俄特依》《么表妹》《彝族民族宗教经籍汇编》等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汉译本《西南彝志》

《彝族源流》《彝族诗文论》等在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广西民族出版社也有《那坡彝族开路经》等出版。体量上,比较大的有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编译的《彝族毕摩经典译著》(1~106卷)、黄建明和巴莫阿依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毕摩经卷》(囊括了194部彝族毕摩经书)、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组织编译的《中国彝文典籍译丛》(共10辑)等,体量相对小的就可谓浩如烟海<sup>[4]57-59</sup>。

彝文古籍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对古籍中的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意思进行了一番考证、分析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在汉语的遣字用词上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最后才确定译名,对特别疑难的名词术语,还通过集体讨论、请教相关专家等方式才得以确定译名。比如,《西南彝志》彝文本名“哎哺啥额”(音),直译为“影形气态”,也可译为“天地气象”“乾坤气象”,《西南彝志》之名,是1957年发现该书后首次进行翻译时,译者罗国义、王兴友先生与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专家共同商榷后定下来的译名,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该书历史与方志的性质。在彝文古籍的汉文翻译中,有的还把名词术语收集成册,再进行扩充,以字典词典的形式出版,如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文字典》《简明彝汉字典》等,翻译了彝文古籍中很多彝语文名词术语。在彝文文献汉语文翻译或日常学习与应用中,当遇到同一名词术语时,往往直接使用或参考已出版文本中的译名。因此,彝文古籍的汉文翻译,从中包含了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为学习、研究彝文古籍者提供了方便,成为了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二) 彝汉字典词典编译中的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辞书性质的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的图书出版。但是,只要我们稍加考查就不难发现彝汉字典词典编译中包括了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因为,彝汉字典词典编译中包括了许许多多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

从彝汉字典词典编译的历史角度,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十五年成书的《华夷译语》,其中就有彝汉对照词典形式的彝汉字词互译部分,特别是成书于清乾隆十五年的《大定府志》中的《夷书释略》载有常用的160个彝汉字的互译法,实际已是一本小型的彝汉简明字典。这些史书已具有彝汉翻译工具书的作用和雏形,可以说是彝汉字典词典编译的滥觞,其中有些字词的彝汉翻译实际已属于彝语文

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彝汉字典词典的编译及出版工作不断取得进展。1984年,武自立、昂智灵、黄建民等主编的《彝汉简明词典》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该词典是组织近30名毕摩收集整理彝族撒尼语言文字作为源语翻译而成的,被誉为新中国第一部彝汉字典。自此以后,在各有关机构和专家的努力下,彝汉字典词典先后不断问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彝文检字本》《彝汉字典》《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云南规范彝文汉文字词对照》《彝汉字典(楚雄本)》《彝汉四音格词典》《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彝文字典》(滇川黔桂)《贵州六盘水市彝族辞典》《红河彝族辞典》《赫章彝族词典》《彝文古籍释名集》《滇南彝文字典》《彝汉大辞典》《彝汉英常用词汇》《盘县彝语地名考释》《威宁彝族辞典》《彝汉双语词汇》(盘县次方言)《简明彝汉字典(云南本)》《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云南规范彝文彝汉词典》《通用彝文字典》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未正式出版、供内部使用的油印本和复印本彝汉字典词典,如1978年,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彝文翻译组编译了16开238页的油印本《彝文字典》,用于帮助阅读、翻译贵州彝区彝文古籍及研究彝文;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和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班编译了16开269页的复印本《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用于教学和学习。这些彝汉字典词典翻译了大量的彝语文名词术语,并与其他词汇按照一定的体例编排出版。这些字典词典的翻译出版过程包含了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实践。

## (三) 族谱家谱编撰中彝族姓氏名称的汉文音译转写

当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进行一些追根认祖的活动,加之彝族具有极强的家族血统观念,近年来,编撰族谱家谱在各地彝区兴起,特别是操北部方言区的彝族特别起兴。在彝族族谱家谱图书编撰中,大部分都是以彝汉双语对照的形式印制成册或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族谱有:《中国彝族谱牒选编(四川卷)》《中国彝族谱牒选编(云南上、下卷)》《中国彝族谱牒选编(楚雄分卷)》《中国彝族谱牒选编(大理卷)》《凉山彝族谱系》《彝族谱牒源流考》等;具有代表性的家谱有:《阿摸惹古家谱》《日古阿鲁谱牒》《石一谱牒》《庚辰惹尔源流》《史岭惹古谱系文化》《吉毕惹尼吉什惹古谱系文化》《氏义能助支系》《吉木鸮麒谱系》等。在彝



汉对照的族谱家谱编撰中,彝族姓名都要音译转写为国家通用文字,这从专有名词人名的翻译上讲,属于彝族姓名的国家通用文字音译转写的范畴,为彝族姓名的国家通用文字音译转写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由于户籍管理、社会交流等的需要,彝族姓名的国家通用文字音译转写越来越受到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2014年,以中国彝族姓氏为专题的大型辞典《彝族千家姓》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凉山州彝语新术语审定委员会和凉山州语委,于2014年开始彝族姓氏的收集和音译工作,于2015年印制成《凉山彝族姓氏汉字音译规范》正式发布,供州内村组书写彝族姓氏和各派出所登记彝族姓氏户籍使用;2021年6月,国家语委委托课题“规范彝文姓名转写国家通用文字规范方案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举行。这几项工作对彝族姓名的国家通用文字音译转写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总之,以上所述彝族姓名的国家通用文字音译转写,是属于专有名词人名的汉语文翻译实践,为彝族姓氏名称的汉语文翻译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 三、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实践的启示

虽然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总体上呈现相对滞后的状况,但其在彝文古籍汉文翻译、彝汉字典词典编译、彝族族谱家谱编撰等工作中得到了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为今后的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 (一) 彝语文名词术语的翻译工作要依照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

毋庸置疑,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工作属于民族工作范畴,须依照民族工作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目前,彝文古籍汉文翻译的实践主体主要有三种:一是地方行政机关,如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编译了《彝族毕摩经典译著》(1~106卷)、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编译了《中国彝文典籍译丛》(共10辑);二是从事彝文翻译工作的机构,如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翻译了100余部2000多万字的彝文文献、中国毕摩文化研究中心翻译了《苏尼源流经》《凤凰经》《死因病源经》等数十部毕摩文献;三是知晓民族工作政策法规的专家学者,如沙马拉毅编译了《彝族古歌精译》、黄建民等翻译了《普帕米》。这些实践主体在组织、规划、具

体翻译等工作环节中都依照民族工作的有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并且在文本翻译过程中翻译了大量的彝语文名词术语。这对今后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工作,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的作用,即启示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依照政策和法律法规是首要条件,目前,可以直接依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有:《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对民族语文工作有明确规定的法律、《凉山彝族自治州彝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地方性的有关彝语文工作的法规条例。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工作首先要依照这些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决不能违反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sup>[5]45-46</sup>。

#### (二) 彝语文名词术语的翻译工作要遵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原则

目前,专门的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成果还未问世,这项工作和成果主要包含在彝文古籍汉文翻译、彝汉字典词典编译、彝族族谱家谱编撰等翻译工作和翻译成果中。纵观这些工作实践和成果,实践主体处处表现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高度自觉性,成果中未发现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文字表述。其成果对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所以,在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工作中,遣字用词要反复推敲、精雕细琢,不能选用有损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字词,在译前、译中、译后等环节上都必须遵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原则。

#### (三) 彝语文名词术语的具体翻译要应用名词术语翻译方法与技巧

通过对目前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的总体考察,发现这些翻译主体在翻译名词术语过程中,灵活应用了音译法、音译加上义词法、意译法等名词术语翻译方法与技巧,从而使译名达到了准确、科学、易懂的要求<sup>[6]37-38</sup>。如在族谱家谱编译中,把姓氏名称“jjix mu vot qy”音译为“吉木鹤麒”“lop hxop”音译为“罗洪”“shy lix sse ggu”音译为“史领惹古”等,把人名“jjip yo hxo nzy”音译为“吉约伙兹”“ssie hnie si rry”音译为“热涅瑟执”等;在

山川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中,把“a bbat cie lo”译为音译的“阿吧才咯”加上泛指性上义词“山”的“阿吧才咯山”,同样把“nyie lo hat”译为“泥罗汉山”;在毕摩经书的翻译中,把“jjyp lup”意译为“护佑神”、把“gep fi”意译为“生育神”、把“qu yyr shyx yyr”意译为“财神”等。

总之,在彝语文名词术语的汉语文翻译过程中,只有在遵循译名的单一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约定俗成性等名词术语的翻译原则下,灵活应用名词术语翻译的方法与技巧,才有可能使译名在学术理论上站得住脚、在现实应用中有生命力。

#### 注释:

- ① 毕摩,彝语音译,彝族社会中一种替人礼赞、祈祷、消灾、祭祀的祭师。
- ② 为方便编辑,本文例句中的彝文用规范彝文拼音转写。

#### 参考文献:

- [1] 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 GB/T10112—1999[J].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0: 5-6.
- [2]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12.
- [3] G·隆多. 术语学概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20-22.
- [4] 余华. 彝语翻译史概述[J]. 民族翻译, 2015(4): 54-60.
- [5] 李旭练, 余华. 政治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与发展路径[J]. 民族翻译, 2019(1): 43-48.
- [6] 余华. 论汉彝翻译中无等植物词汇的翻译[J]. 民族翻译, 2020(3): 35-40.

(上接第 17 页)

- [9] 王飞, 易锦竹, 谭新. 基于本体语义网络的语言理解模型[J]. 计算机科学, 2018, 45(6A): 102.
- [10] 鲁川. 知识工程语言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138-139.
- [11] 鲁川. 智能计算机的知识表示和汉语的语义研究[J]. 语文建设, 1992(11): 30-32.
- [12] 王俊, 高炜. 基于多元语义网络的民族信息资源库构建研究[J].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35(3): 75.
- [13] 谭莹, 张进, 夏立新. 语义网络发展历程与现状研究[J]. 情报、信息与共享, 2019(6): 107.
- [14] 冯志伟. 自然语言处理综论[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5: 497.
- [15] 袁毓林. 怎样利用语言知识资源进行语义理解和常识推理[J]. 中文信息学报, 2018(12): 12-13.

## 四、结语

根据社会现实需要开展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的理论研究, 从而推动这项工作科学发展, 使之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社会建设服务、为党和国家服务, 是彝语文翻译界应尽的责任。当然, 彝语文名词术语汉语文翻译工作是一项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 其涉及名词术语的理论研究、收集整理与翻译, 以及组织协调工作及其经费等事项。对此, 要做好这项工作, 需要有关部门及彝语文翻译界的专家学者群策群力、与时俱进, 进行长期的努力。